

吳榮氏

特效的

代理處

五洲藥行
中華藥行
瑞昌藥行
德興藥行
永安公司
南亞西藥
納東藥行

總發行所香港輔道中九號電話三三三八

民國藥房
振興藥房
本號各埠均有代理
莊居均有代理

上注諸症是家傳歷經三十年之研究與經驗故求醫者皆得圓滿效果

均繪有圖畫，窗內亦懸帳
上并鋪檯布，入會會員分正
資助團體，前者第一年納會
中日之戰，劉公島以黑子彈丸之
其事

如蒙衆投降，是則投降之
計，出諸海軍提督之主謀，
噫，今無事之時，坐
觀者，
愈甚於昔，值此外侮憑陵，因回
憶丁軍門事，亦以勉爲國報受前
一個船，
可憐，

他一些錢，他非常的打去，但未中的、

敬

位元堂
老舖在廣州街
在深水埗
枝角道
專賣正地道參茸藥

香港新聞

排日空氣漸趨和緩
日來本港排日事件已漸趨和緩，蓋以港政府頒布戒嚴條例後，民衆方面多遵守法律，行兇者亦無多，且無組織之排日團體，惟西區及中區，則有英兵巡邏，並有英兵駐守，但情形已不若前之嚴重，至民衆方面亦無若何表示。

省長途電
將派惠州支線
省長途電，現由廣州發，經由惠州支線，至河源，再由河源發，經由連平，至連平，再由連平發，經由連平，至連平。

火警局駐兵已撤
港府前以各界反對，空軍駐港，為保護治安起見，特調英兵駐守各區，惟中區及西區，亦有英兵駐守，惟最近各區已無事，故英兵已撤。

鄒魯由津回粵
粵府前成立後，鄒魯即奉派赴粵，現鄒魯已由津回粵，各情已悉見報載。

工商銀行定期派款
本港工商銀行派款之消息，現已傳聞，已發出通告，通知各股東，定於十月三十號星期五起，實行派款第一期款項，可得二成，即一百元派回二十元。

救濟海面風災辦法
帆船總會又提出四項
帆船總會又提出四項，帆船總會又提出四項，帆船總會又提出四項，帆船總會又提出四項。

日香茶
大道中華茶莊創辦之日香茶，乃是國貨，出自國產茶葉，新穎奇異。

妓女指客串騙金飾
昨日有妓女一名，在大道中華茶莊，指客串騙金飾，被茶莊職員發現，即行拘捕。

現存九龍之木炭
其四千八百箱
自日軍侵入我東三省後，各地人民，自不買日貨，現據某商行消息，現存九龍之木炭，約有四千八百箱。

米行商會
捐款賑華北水災
東華醫院日前因賑華北水災，曾發出捐款，多由本行商會向各處捐，現已收到捐款，共計一千五百元。

兒童法庭將成立
今日定例局會議討論
本港兒童法庭，現已籌備就緒，今日定例局會議討論，定於下月成立。

睡街者又將受取締
本港警察當局，以大馬路一帶之睡街者，現已受取締，警察當局，現已派員巡查，凡有睡街者，即行拘捕。

遞解未滿清回犯
今晨被遣之法庭
少年鄭錦棠，昨晚六點鐘，在皇后大道中，向人施放空氣槍，被四四號警員拘捕，今晨被遣之法庭。

旅港日人近訊
最近日人來港，寄信海外，訪員曾走訪日領事館，詢問此事，據云，在日領事館，日人來港，寄信海外，訪員曾走訪日領事館。

中國人應用中國貨
張國燾氏，為救國第一要圖，現已發起中國人應用中國貨，凡屬中國人，應應用中國貨。

明鏡
向在者城城商現寓
皇后酒店六樓現寓，明鏡，向在者城城商現寓，皇后酒店六樓現寓。

送禮珍品
本報特選，送禮珍品，本報特選，送禮珍品，本報特選，送禮珍品。

花地英學生被捕
本報記者友人，昨日上午十一時，在省城英學生被捕，本報記者友人，昨日上午十一時。

太子道發生槍殺案
昨昨晚深夜十一時二十分，對太子道，發生槍殺案，昨昨晚深夜十一時二十分。

糖商總會籌賑結果
一千六百餘元
糖商總會此次籌賑華北水災，共得一千六百餘元，糖商總會此次籌賑華北水災。

國貨勿作偽貨看
自東事發生後，偽貨充斥，國貨勿作偽貨看，自東事發生後，偽貨充斥。

丁汝昌軼事
丁汝昌軼事，丁汝昌軼事，丁汝昌軼事，丁汝昌軼事。

免費教養學醫士
廣州政府，免費教養學醫士，廣州政府，免費教養學醫士。

打倒劣貨之急先鋒
廣州政府，打倒劣貨之急先鋒，廣州政府，打倒劣貨之急先鋒。

華雲樓結婚禮餅
華雲樓結婚禮餅，華雲樓結婚禮餅，華雲樓結婚禮餅。

羅定好堂製涼茶精
羅定好堂製涼茶精，羅定好堂製涼茶精，羅定好堂製涼茶精。

富華內褲
富華內褲，富華內褲，富華內褲。

連統辦
正舖在交易行
電話二八五一
支店在娛樂行
電話二四九四八

佛喇卡
貨品室
電話二四九四八

濟家鄭
救急心氣肚痛散
治一切心氣肚痛，功效如神。

山莊
山莊，山莊，山莊。

達仁堂
百已銷中名藥膠膏丸
治一切百已銷中名藥膠膏丸。

南中漁業公司
重要啟事
本公司為南中漁業公司，重要啟事。

羅家濟
上環馬路十四號大元金舖
羅家濟，上環馬路十四號大元金舖。

永康藥行
救急星油
治一切救急星油。

二天油
能治百病
治一切二天油。

昭信公司
減沽五折
昭信公司，減沽五折。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
尺由半碼至五尺
各種新式綢緞，尺由半碼至五尺。

近事拾伍年人類社會聞見記
(一)

(一)
豹

此止。不惟足下之命。亦不能保全。實笑人也。予其人間一怪物也。出身富貴。十七歲。手自澆灌其家資。明日夜得酒博。邀竹頭走狗鬥雞。淫病半脫。足挫不離。閉戶樓居。忽自明察。所即讀書。不數年以文字鳴。出役於世。至今年二十二年矣。追維所歷。自辛亥及至乙卯。五年之間。作始涉世。於人懷無所得。丙辰橫沔於今。十五年中。多文官中。爲軍人。爲新聞記者。爲商賈。爲教員。爲塾師。爲富人。爲貧人。爲策劃走馬擊士。爲賭徒。爲狎邪子。爲游俠。爲亡命客。爲醫士。常人所未經未見之事。多處於其身。橫目頭顱。朋友數十萬人。深知政治內情者。最推葉鏡生陳隱生。而盛稱

史則多知軍務。深知政教。內情者。最推劉英伯。而杜預石即多可法。楊嗣安亦知工人之事。雖瑣瑣何啻多知新舊社稷之事。其盜賊之學。陳冠五最知之。龐樸之學。姜鶴琴最知之。婦女之學。段思嚴最知之。胡定字汝毅。則多知倡伎優伶之事也。至於多知廣州全人顧社會種種內情者。自問無有如我。受性強記。人樂以奇聞怪事告之。又好事。見有奇怪可喜者。輒察其一二而發已。故積十五年所聞見。情事不文。不即筆以成之。不知視與夫惑所爲二大說謊而高下矣。然今既已爲於人。亦不敢不自我矣。凡其所謂。無一虛應。事非誣。皆可尋察者。蓋欲以裨實野史之徵。信事於天下。非南鄉爲搖筆罵人。知之者當信之。

其不知者，目爲狂言可也。或怪予才中年，以多知世態自詡。其欲知予爲人果如何？予今以一事告人：予嘗以譚祖安先生之介，爲陳孝女薦表，得銀資八百金。時甚賤，衣不掩，而兩日而盡數之不惜。及無錢時，仲手友乞取，得取一角八金。香燭或竟日不得，怡然自足，以爲常。八年來衣履無一日完者。廖仲愷李濟深燭其跡，稱其可有爲，使使言乞出爲官，以風志反對國民黨，拒不任也。有錢時，揮手斥去不問。朋友邀取主之，亦不答。生平樂仰倡，甚名所與甚賤者，皆爲之。獨求一私良家婦，性傲，不能容俗人，富貴得志之徒，爲所凌折者，以數。嫗之，獨求一私良家婦，性傲，不能容俗人，富貴得志之徒，爲所凌折者，以數。

西藏藥稱神祕之邦。地方大極。悉操諸
 十餘。世人目爲豺狼之土。豺狼之土。其
 既以是慳不知我者。亦以明其作之憎云。
 辛未初秋約翁自識。

君善報其殺戮。奈風雪懷憂微晒。藐然
 笑之。詠雪固知其不輕晒人。乃萬而問
 之。風雪曰。親恩之深。可報而盡耶。
 言報親恩者。乃天下謬妄者也。以子爲
 儒生。其言猶謂妄。是何足爲人師。詠
 雪大愀然之。漫漫從之行。當是時。風雪

兄弟共娶

惜佳趣後

婦女。女權雖出男權。而一妻多夫制。乃歷選以來。視男權發達之民族。往往實行一夫多妻制者。其情形頗相反。藏族既盛行一妻多夫制。而兄弟共娶之風。比比皆然也。據熟悉藏俗者言。藏族兄弟數人。恒共娶一婦作公妻。蓋其意欲此其守祖業。不分彼此之表示。如諸弟與兄同入同居。可視其嫂若己妻。此與近況水同居。可視其嫂若己妻。居層峯之跌。其間林木蔚鬱。層巒流。有泉石之勝。而風書屋。層巒流。屋老矣。瓦落牆頹。則舊之以繡茅。四前田獵交織而盡。青青彌望。時時有酒。聽。風書居於是者四年矣。以景物殊殊勝。恰遇日暮。朝暮以芒鞋草笠。獨徬其間。但飲酒以曠傲。其歸風書時。風書。其母出於口。其歸風書時。風書。

嫂亦以諸小叔爲夫。若分居。照例不能向長兄索資財。分家案。因路弟每人應得財產份數。口盡數包含在此公婆父之份內。萬難兼指。心在此非分。必遺他人在攻。擊詭笑。至分居後。此公婆即轉爲私有。留作長兄法律上之妻妾矣。再中表其要。叔侄爲妻。間亦有之。至其倫常可惡。則尤甚。已所未有。又至其倫常可惡。則尤甚。已所未有。又至其倫常可惡。則尤甚。已所未有。

米詠雪曰。以孝者而不自滿。宜爲辭謙
識。其子以觀君。視一世能孝者。孰如
腦海百八俠 (二) 龍紋九
。感陵谷之變。髮斑白矣。鳳書每面其
母。常以髮而與師。輪指計母之年。其
母已七十矣。而我猶未至。是爲母愛。其
母知之。乃笑慰鳳書。每飯。輒取諸膳
爲笑。相視如醉。飯雖雜糲。而其情也
。甘旨不如矣。
(未完)

(五〇一)

之。試按諸君。亦必附和。既已附和。則勝負之決鬥。則勝之。移修結爲僭賊。轉轉其機。時雖

人。以此大巨窺。慮有梗。亦請敵隨局作登現。於時傅已緣垣而。故拔近敵勞。爲其平空起之。頗有之矣。腹竊不。賄運靈爪神功。奔向敵背。敵不。故不。可知秦山之。猶有之。時故以身被敵於手中。傅乃語之曰。汝亦有。矣。答曰。放能裂首首。汝之技亦過矣。然故任吾一卧於地否。果隨知吾所談。則則汝之英勇。是世難覓其儔。時休戰敵已腹裂血流。距死期不遠。以爲敵故作。登攀耳。乃贊然許其請。且謂汝重傷至此。誠有何能以爲吾抗。遂敵向地上。

已盡諸障外。乃乘一平路寬之際。用盡平生之力。以畢度憐心手法。向一病婦。不顧婦足前。舉身撲去。利刃貫心。加之利刃。死在當場。

忽因蓬。雖已無及。猛然一躍。胸背盡折。乃狂吐唾面。展轉而死。敬敏。亦因仇人。則仰天狂笑。不一時。亦倒地氣絕。同歸於盡。當時論者。咸痛惜之。敬敏歿後。其弟子繼其術以布世。不數年。真九相得享盛名於香檳中。予嘗與其旅諸人友善。因而得以窺取其法。頃刻劉君與子相戲弄者。乃其法中之一也。劉氏。更爲無上下怪物。因假與衆大飲酒。遂沈醉者死。

不是落平車落車，是落平漢路車，而

吃完了晚飯，我收檢我的行李，忙到深夜二時。一宿無語。

沉沉的鉤月向西方短落，像土色的星光已由簾口穿到玻璃窗的背面，眼角呈着灰白的腥氣，凝睇，我望見了房裏的

南行漫語 (二) 續韓

不用到車站去。(老李代我買了車票，順便又四圍憫苦力，抬着行李到車上

等找好了坐位，大家都跳上車，面開談；少頃，玄鏡兒也到了，大得更高興。因為我們到得極早，距車的時間還遠着，我見了不知不覺地

車，我就急急地去了。弟下不是也

一切，被弟媳喊住。一着家，所以把腦袋塞在玻璃裏溫存。門外是接房擠壓扁了的老子手在喊「買鍋貼」！我朝黑糊塗的心眼更瞎了。

我起早拿水洗臉漱口，不遲發回的響聲，驚動了弟媳也都在起。起來了。又是免不掉一發燒火煮粥，結果來了一頓狼吞虎嚥，飯用完了，大家等着上車。

我這到車上水裏真也不錯，一舉手就滾到車人外面，只聽得「撲」的響，滾滾的軀子身便和月台接了長吻。扒起來的時候，我看他軀子子眼閉望着車上的人吵啊。

均別到街頭到四套人力車。(因爲臨時加開送客的老李，所以多加一套人力車)每人車上搭着一件行李，坐定了，車夫挑出木柵子就跑，藍布大褂打着他的脚他都不管，還是呼呼呼的跟着車子個。

(註藍布大褂是北京的衣服)。

正陽門車站的東站到了，(因爲我正陽門車站的東站到了，因爲我演一幕「爭學位」的活劇。

夫天下女子之醜陋。恒有炫其美以誘人惑人者矣。欲其美誘人惑人者。實能誘人惑人也。是自誘於物。自惑於人也。何則。我欲誘物。而我已爲物所誘矣。我欲惑人。以爲人所惑矣。惟冷碧不自知其美。亦不知天下有美也。不知天下有美。則天下之物。天下之人。孰能惑之哉。余見冷碧。

世之所謂佳人。世之所謂豪傑。會不土其豪傑若也。爾時八月之末。日卓。秋陽臨闥。樹深繁如日。髮盡金煩於燠也。命冷君澁金舟。聚向夢花深。余憑牀蹠几。觀沙鴨千百。亦遊烈日載羽。隊隊宿夢花之下。海天之夢酣也。既而。冷君亦倦。枕余膝。沈沈睡去。既而微醒。以手中蒲扇授金。教余扇之。余以指搢其蓬蓬之髮。揚蒲細細細揮之。既而冷君又微醒。教爲之搔背。金輕解髮以巾爲之拭汗。細細搔之。而冷君然而睡。雖睡。余手於搔背間。偶然之淺笑。曾足以解一工風物也。余以其甚想冷君之態也。余

以是甚美冷碧之題也。余因醉冷碧之美。又喜冷碧之態。且喜且接。且且想。以爲知覺者。人生之煩惱根也。人生以貪瞋癡。轉而爲殺盜淫。纏綿醉夢。生。顛倒輪迴。而不能解脫。孰知冷碧之妙。能豁然洞然。一空人天之寂滅。衆生與大地山河。其生滅離合。卻如電光石火。一變而無。同歸於寂滅。然其於未死未滅之前。而死者則怡然。而不能死者則戚戚然。雖怡怡戚戚。又終歸於一無所得。而怡怡者恒樂。戚戚者恒憂。吾人之居天地。與觸之處觸角。有以異乎。吾知其無以異也。蜚觀戰於觸角。而使其雖長。

人之視其爭也。舉足以爲哀榮者乎。觀無益矣。果何有於得失哉。即無徒
之者矣。

(二)

吃完了晚飯，我收檢我的行李，忙到深夜二時。一宿無眠。

沉沉的鉤月向西方短落，魚肚色的晨光已由簾口穿到玻璃窗的背面，眼角呈着粉白的腥氣，睜開，我望見了房裏的一切，角角昨晚愁鬱——春寒，所以把腦袋塞在被窩裏溫存。門外是破風拍撲，罵了的老子口吐咸詞，罵得朝了。

等找好了座位，大家都離開車面開駛；少頃，玄職兒也到了，大得更高興。因為我們到得最早，距車的時間還遙着，我見有弟走到月站去，我就跟着他去，不知不覺地站去一個圓圈；到了我們到頭路候，談兄領妹老李還是站在那裏候。

我的心眼更醒了。

我起早和木水洗臉漱口，不遲發回的響聲，驚動了均弟也都忙看起來了。又是覺不掉一盞燒火炭盆，結果拿了一頓狠吞虎噬，飯用完了，大家等着上車。

均弟到街口喊到四老家人力車。（因為臨時加個送客的老李，所以多加一套力車）每人車上搭上一件行李，望定元那端去。

眼盼望着車上的人吵鬧。

那個人本事真也不錯，一舉手一擡足送到車子外面，只聽得「撲」的一響，揠置的鼻子身勢便和月台接了長吻。扒起索頭時候，我看他鼻子上已磨平了一些，被我三百度光的眼睛擴大，至少這塊面有寬十的一回元那端去。吃了一回飽，學了一回

了，車夫挑出木椅子就跪，藍布大褂打着他的腳他都不管，還是呼呼呼的壓着車子個。

（註：藍布大褂是北京的衣服。）

正陽門車站的東站到了，（因為我正陽門車站的東站到了，（因為我

他口裏唧唧咕咕着走了。

那頭裏廟裏又響起來了，「我的舌頭說『我的呀！』吵做『到了他們舌頭終止的時候，我才知道『爭學位』的活劇。」

落花

夫天下女子之醜陋。恒有炫其美以誘人感人者矣。欲其美誘人感人者。實難誘人感人也。是自誘於物。自感於人也。何則。我欲誘物。而我已爲物所誘矣。我欲感人。而己爲人所感矣。惟冷碧不自知其美。亦不知天下有美也。不知天下有美。則天下之人。孰能誘之。孰能感之哉。余見冷碧。然後始自覺吾語之卑。吾學之陋。蓋吾若視世之所謂美。世之所謂愛。世之所謂佳人。世之所謂豪傑。會不土其棄擲者也。爾時八月之末。日卓。秋風淅淅。樹葉燃如火。飄飄金屑於簾也。命冷碧澣金舟。聚同夢花深。

。余憑牕窺月。觀沙鳴千百。亦遊獵日戰羽。隊隊宿麥花之下。海天之夢
醒也。既而。冷碧亦倦。枕余膝。沈沈睡去。既而微醒。以手中蒲扇授余
教余扇之。余以指搢其蓬蓬之髮。搔屑眉細細揮之。既而冷碧又微醒。教
爲之搔背。余輕解羅裳以爲之拭汗。細細搔之。而冷碧然而睡。雖睡。
浮於牕牖燭然之淺淡。猶足以醉一江風月。而冷碧之醉也。余以是甚
以是甚美冷碧之惡也。余臥醉冷碧之美。又甚冷碧之態。且扇且搔。且怨
艾。以爲知覺者。人生之煩惱根也。人生以貪癡癡。轉而爲殺盜淫。經緯

死生與大地山河。而解滅者。則如電光石火。一瞬即逝。然其於未死未滅之前。而吾人皆怡然。而不能歌者。則感威嚴。又終歸於一無所得。而怡怡者恒樂。威威者恒憂。吾人之居天地之間。觸之處觸角。有以異乎。吾知其無以異也。盤旋戰於觸角。而競其雄長。人之視其爭也。舉足以爲某笑否。既無某笑。至幾何人生有得失哉。究何有於利害哉。既無利害。究何有於禍福哉。至幾何人生有得失哉。既無利害。究何有於利害哉。既無利害。究何有於禍福哉。至幾何人生有得失哉。既無利害。究何有於利害哉。既無利害。究何有於禍福哉。

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聖人也。然則吾冷君其猶矣乎。吾視冷君
 雖予之以死。曾有不以其怒也。夫如是。則君之冷聖。非吾所得而
 之者矣。

(下)

人也。是自誇於人也。自感於人者何如。我欲露物。而我已爲物所感。是以爲人所感矣。惟冷居吾不自知其美。亦不知天下有美也。有美。則天下之物。天下之人。孰能訥之。孰能感之哉。余見冷曰。吾學之陋。蓋吾冷君視世之所謂美。世之所寵愛。自覺吾證之卑。吾學之陋。余不才直甚顯者也。爾時八月之末。日深。尚森然如火。麥苗欲熟於鵲也。命冷君遺金舟繫向夢花之夢。見。見少過千石。亦難觀日艱於。家家宿麥之下。海天之夢。

而冷碧亦倦。枕金釵。洗沈睡去。既而微醒。以手中蒲扇浸金。余以指撥其蓬蓬之髮。獨蒲扇細細揮之。既而冷碧又微醒。教令輕整襟以巾爲之拭汗。細細搔之。而冷碧怡然而睡。雖嬌。余偶然之淺笑。猶足以醉一江風物也。余以其甚怨冷碧之態也。余冷碧之惡也。余既醉冷碧之美。又羨冷碧之態。且扇且搔且且冷碧者。人生之煩惱根也。人生以貪嗔癡。轉而爲殺盜淫。纏綿輪迴。而不能解脫。孰知冷碧之妙。能豁然灑然一空人天之障礙。

大地山河。其生滅輪常也。都如電光石火之與非。同歸於寂滅。無所去滅之前。而怡者則怡然。而不能察者則戚戚然。雖怡怡有以異乎。吾知其無以異也。蟹戰戰於蝸角。而誇其雄長。天下之至愚也。吾之冷澀點人也。然則吾命吾其得失乎。吾見今令爭也。果足以爲笑否乎。既無其笑。果何有於得失哉。既無得於利害。既無利害。究何有於禍福哉。至教人生有哀樂得失利害禍福。天下之至愚也。吾之冷澀點人也。然則吾命吾其得失乎。吾見今令

督新編

錦泉內外科
午九點至十二點
專治各症
花柳 濁帶 咳症 疳積
驗 診 費 免
轉通中環市街東便第五間

香港澳輪船公司太古洋行

鳴謝意外保險賠償快捷

瑞泰 瑞安 金山 佛山 龍山 泰山

（以上所列係由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起面言）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半返港
星期六下午四點半返港
星期日三點半返港
星期一四點半返港
星期二五點半返港
星期三六點半返港
星期四七點半返港
星期五八點半返港
星期六九點半返港
星期日十點半返港
星期一一點半返港
星期二二點半返港
星期三三點半返港
星期四四點半返港
星期五五點半返港
星期六六點半返港
星期日日七點半返港

每日下午五時半自港往澳半夜三時由澳回港
十月四日（星期日）特別船期八點半往澳下午五時半返港

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香港澳輪船公司太古洋行同啓